

难忘的四十年

中国文联出版社

难忘的四十年

卞乃刚 秦秋 袁君 华钟甫 编

中医古籍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7 号

责任编辑:傅景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忘的四十年/邹乃俐等编.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5. 12

ISBN 7-80013-627-2

I. 难… II. 邹… III. 医学科研机构, 中国中医研究院
—历史—回忆录 IV. R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0794 号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100700,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 18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电子工业出版社富益公司排版室排版

北京昌平星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25 印张 25.3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ISBN 7-80013-627-2/R·623 定价:12.5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

施奠邦

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四十周年前夕，一本由不同时期在研究院工作过的同志撰写的回忆录出版了。作为名誉院长，先睹为快，欣然作序。

风风雨雨四十年，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我国中医药科研的国家队，为继承发掘中医药遗产，保障人民健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中医药老前辈，他们为了共和国的今天，为了中医药事业，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们不会忘记当年的青年——今天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中坚，他们为事业熬白了头发，忘我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我们更寄希望于今天的青年，勇于开拓、敢于登攀！

这本回忆录是我院四十年发展过程的缩影。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研究院的筹建过程，了解党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关怀，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寄予的厚望；从这里仿佛又使我们重新看到当初在那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努力拼搏的情景；在这里我们将再现我院第一次科研成果鉴定会的日日夜夜；再现我们的医护人员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赴瑞士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治疗护理的难忘经历；我们还可以看到科研、医疗、教学以及全院

职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的许多不平凡的业绩！

回首往事，尽管我们走过弯路，尽管在工作中还有缺憾，但我们毕竟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在开拓中向前迈进。不忘往事，让我们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引下，团结奋斗，勇往直前，不畏艰辛，携手并进，再造辉煌！

1995 年 7 月 5 日

目 录

难忘的岁月.....	鲁之俊(1)
筹建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琐记.....	施奠邦(5)
中医研究院筹建前后的一些人和事	马继兴(10)
中医研究院的四代英才	李连达 靖雨珍(17)
中医研究院成立经过	郭效宗(23)
对我院落实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	伍正国(25)
全院仪器设备管理软件编制过程的回忆与思考	唐日晶(30)
我院筹备时期和建院初期二三事	刘志明(34)
加强对外交流,为科医教工作服务.....	朱冬生(37)
忆全国首次中医科研成果鉴定会	王荣和(42)
在广安门医院工作时的甜酸苦辣	阎孝诚(46)
广安门医院在改革中前进	姚乃礼(51)
广安门医院中医外科四十年回顾	赵永昌(56)
西苑医院奠基创业时期的几点回忆	尤祥斋(59)
西苑医院血液病研究室的建立与发展	周霭祥(63)
坚韧不拔,梦想成真.....	马若飞(68)
周总理指示中医研究院也要搞抗病毒研究	富杭育(71)
耕耘二十载,桃李满天下.....	邓良月(74)
国际标准针灸穴名的产生与应用	王德深(79)
“经络研究所”命名始末	朱丽霞(85)
针灸研究所初建之忆	白国云(88)
开展内外交流,促进理论研究.....	包景珍(94)
积极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	韩明德(98)
和而不同,超越包容	陆广莘(102)

创建骨伤科研究所的若干事·····	蒋位庄(107)
信息所要为中医药现代化作贡献·····	周 杰(111)
难忘的二十年历程·····	王 琦(115)
培养中医药高级人才的摇篮·····	陈士奎(119)
不负历史重望·····	孙 杰(124)
事业的转折·····	陈可冀(126)
弹指一挥间·····	朱仁康(130)
我随蒲辅周为周总理看病·····	陈鼎祺(135)
忆李挺同志·····	侯冰君(139)
缅怀岳美中教授·····	陈可冀(142)
与斯诺先生相处的最后日子·····	张贻芳(145)
尤祥斋同志革命斗争二三事·····	李丙成(150)
难忘的关怀·····	尚天裕(155)
四十年忆旧杂咏·····	谢宗万(157)
忆先师蒲辅周·····	薛伯寿(166)
古今信息聚火花,岐黄要义传国际·····	张兆云(171)
毛泽东关心中西医结合事业·····	秦 秋(178)
我的回忆二则·····	尤祥斋(183)
一封令人难以忘怀的信·····	高俊雄(186)
我随父亲为胡志明治病·····	韦玉英(188)
一点回忆—我与中国中医研究院·····	谢海洲(191)
我的老师沈仲圭·····	郑金福(194)
让传统医学走向世界·····	阎润茗(198)
怀念我的父亲赵燏黄·····	赵爱华(201)
赵燏黄老师二三事·····	谢海洲(206)
缅怀赵燏黄先生·····	宣 丁(208)
从基础研究生到基础研究所·····	孟庆云(211)
记卫生部第一期西学中班·····	吕维柏(215)

缅怀朱琰同志·····	薛崇成(219)
珍异青壮年,敬业扬轩岐·····	余瀛鳌(224)
第一课·····	沈明秀(229)
往事如烟犹难忘·····	金祝颐(231)
建院初期的往事·····	张大荣(234)
速蛤蟆搞科研·····	李丙成(238)
西医学习中医的体会·····	段胜如(240)
先师今犹在,医理显微机·····	赵树仪(244)
回忆医史文献研究数则·····	李经纬(247)
中医专家在坦桑·····	苏诚炼(252)
悬壶卅载忆先师·····	张问渠(257)
院庆诸多事,最忆是总理·····	高培质(262)
欣慰与遗憾·····	李祖谟(266)
院庆之际话气功·····	张洪林(269)
百花园·····	丁继华(272)
春蚕不死丝难尽·····	朱建贵(276)
从医五十年追忆·····	张作舟(280)
冠心2号研制始末·····	钱振淮(284)
刘少奇主席在西苑医院·····	李丙成(287)
为了明天的记忆·····	金祝颐(288)
我的回忆·····	师绣章(290)
回忆首届西学中班的学习生活·····	张鸿恩(293)
难忘的十四年·····	张澍智(295)
钮思源社长二三事·····	金祝颐 王炳岐(303)
从普通医生到学科带头人·····	许建中(306)
建院初期二三事·····	徐承秋(310)
在院办公室工作的日子·····	安邦煜(313)
“向秀丽劳动大队”的诞生·····	李正顺(316)

三十年往事·····	陶之理(318)
范文同夫人在西苑医院治病·····	李丙成(322)
千秋文华射斗牛,万世功勋传竹帛 ·····	傅景华(324)

难忘的岁月

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教授

鲁之俊

今年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建院四十周年纪念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建院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在党的中医政策指导下，中国中医研究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历了三代人的艰苦奋斗而成长壮大起来。我院是在各级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四十年历程发展起来的。直至今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已经拥有：北京针灸骨伤学院、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中药研究所、针灸研究所、骨伤科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中国中医杂志社、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等若干单位，医科教门类齐全，成为国家中医药学术的最高学府。中国中医研究院每前进一步无不凝聚着党和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和爱护以及全院职工的辛勤劳动，特别是广大科技人员忠诚于党的中医事业的敬业精神。记得，1954年夏天，毛主席老人家提出一系列发展中医事业的重要措施，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医研究机构，中医要进入大医院，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等等。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中央文委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把成立中医研究院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抓。由文委钱俊瑞同志执笔起草成立中医研究院的请示。当年十一月中央批准这一报告，中央卫生部根据这一批示，开始了筹建中医研究院的工作。当时，我从苏联出访归来，听到要筹建中医研究院，心情十分激动。我本是学西医的，经过在延安的反复实践，

使我清楚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她在我国五千年历史的长河中，为人类的繁衍昌盛，为人民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应义不容辞地挑起使之继承、发扬的革命重担。于是，我连重庆的家都没顾上回，就马不停蹄地留在北京投身到中医研究院的筹备工作中去了。

万事开头难。确实，当时的情况是艰难的，人、财、物都无从说起，没有工作环境，没有中医名家，没有临床医院，怎么办？主席的指示就是前进的动力，我们必须尽力地去完成，炮火硝烟的战场都经历过，这点困难算什么？正如主席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医研究院筹备处于1954年10月成立，我和朱琏同志负责，筹备处接收了卫生部直属的针灸疗法实验所、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华北中医研究所、重庆市立第七医院外科痔瘻小组以及正在筹备中的华北人民医院筹备处。与此同时，又从全国各地调来了知名的老中医和西医30名荟萃北京。这些名家世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继承发扬祖国的医药学遗产走到一起来了，他们为祖国的中医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为西学中、中西医结合起到了积极作用。经过一年的筹备，在1955年12月19日，中医研究院在北京广安门内北线阁隆重的典礼会上宣告成立了。周总理专为中医研究院的成立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和朱琏同志分别担任院长、副院长。这是中医界的一件大喜事，《人民日报》和《健康报》还发表了社论，并表示热烈地祝贺。毛主席在1958年批示：“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少奇同志也作了重要指示：“要下决心，拿大力，办好中医研究院。”总理还说：“中西医各有长处，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革命老前辈的谆谆教导，时时震撼着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心灵，全院职工深深地体会到党对我们无微

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勤奋工作呢！我们排除种种干扰，做了发掘传统医药、中西医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本院研究工作和全国研究工作相结合、中医和中药相结合、专科治疗和综合治疗结合等一系列工作。我们还举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在筹备期间我们编写了四部经典教材，第一期西学中班 84 人于 1956 年集中我院，经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我们的医务工作者进一步提高了医术，丰富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大大地激发了工作热情，西学中班为医学界培养了大量人才，如今已遍及全国各地，在全国起到了中西医相结合的先锋模范作用。

1956 年，毛主席接见我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主席说：“院长同志，你还记得吗？你在延安给我打过针。”我连说：“记得，记得。”主席又问：“你是不是在中医研究院工作？！很好！”主席的一席话，象银针一样拨亮了我心中的一盏灯，把我带回到延安的窑洞。那时主席犯了肩周炎，我用西医方法给予治疗，见效甚微，后来改用中医针灸疗法，为主席治好了病痛。联想到蒲辅周老中医专家，在诊治乙型脑炎就有独特的疗法，只要多加一味药，就能药到病除，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和朱璉还为林伯渠同志治呃逆，别人用 72 种西药都未起作用，我们却用埋针的中医传统疗法就见效了，还有针拨白内障医术，都是中医医术的精华……毛主席接见我的此时此景，不就意味着希望我献身发展中医事业么！我的千言万语化成了满腔的激情，化成了巨大的动力——勇往直前！在十年动乱中，我院科研工作者与兄弟单位联合研制了青蒿素，达到了国际水平，这是对人民健康的又一奉献。它显示出中医药的神奇。

1972 年，敬爱的周总理出席了全国中西医结合会议，在会上，他针对急于求成的思想作了指示：中医和西医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毛主席提出的创造中国新医药学的目标，这就纠正了急于求成的思想。并和与会者亲切交谈。我清楚地记得，总理向大家提问：“什么是机制？”

不少同志说：“这是外国引进的。”总理摇摇头指着我：“鲁之俊，你说说。”我忙答道：“机制大概是机理吧？”总理严肃地批评道：“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能含糊其词。”总理对科学如此认真的态度给我们科研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会后，总理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很内疚地说：“总理，我没做好工作。”总理却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我多大年纪，并嘱咐我努力工作。他说：“再做十年还不到我现在的年龄。”有总理的鞭策和信任，我更加热爱中医事业，并决心和全院职工一道努力搞好中医工作，甘为攀登中医科学的高峰做一块铺路的基石。

我们清楚地看到，党和国家时刻关心着中医药事业，我们所做的工作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需要我们用中医药独特的疗法去攻克癌症和一切病魔，我们全院职工责无旁贷一定要同心同德、满怀信心地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去发展中医、振兴中医，去开创中医药事业的美好未来！

（邹乃俐 审）

筹建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琐记

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主任医师

施奠邦

1978年5月,我被任命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承组织领导对我的信任,1983年又任命我担任院长的重任。自1978年任职以来,深感中医研究院所担负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历史使命的重担,以及在全国中医界的巨大影响,与党和国家对中医研究院的重视、期望。作为院长还必须处理好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从近期到远期,从局部到全部,从原则到具体,都必须反复思考。作为一个科研单位,首先要出成果,出人才。具体到出什么样的成果,什么样的人才,这些是我和党委书记胡熙明同志以及几位院领导经常磋商的问题。

中医之所以能够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和信赖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临床疗效,能治疗疾病。因此中医研究工作,必须狠抓临床研究。

要抓临床研究必须要有临床基地,而我们的基地只有西苑、广安门两所医院。针灸和骨伤两个研究所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临床基地,以致于严重影响临床研究工作的开展。这与全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国内外对中医研究院的要求,很不适应,历届院领导都很重视并想要解决这一问题。1982年12月,在一次会议上,王恩厚书记、季钟朴院长等都提出了要解决针灸、骨伤两所的临床基地问题,新建一所医院,并拟向卫生部报告请示。

1983年初,院里的领导班子换届,我担任了院长,与党委书记胡熙明同志及其他院领导,着手继续讨论解决上述问题。在2月的一次常委会上,结合讨论“六五”计划时,提出了拟在六里屯新建一所

针灸所的临床医院。原卫生部崔月犁部长给北京市领导写了信，期望建 300 张病床，以针灸及骨伤科为重点的综合医院。对此，中医研究院讨论打算在“六五”期间先建 200 张，“七五”期间再增加 100 张，并向北京市人民政府写了报告。我记得当时北京市领导非常支持，并说如建医院，可以在三环路以内找地基，你们（指中医研究院）不好找，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找。如建研究所，那只能在三环路以外的郊区去安排。北京市卫生局也表示支持。

在 1983 年 5 月初的一次院办公会上，根据一些同志提出的建立临床医院改建针灸学院的意见，大家对建立针灸学院之事进行了讨论，并结合针灸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大体的设想和征地 10 万平方米的要求。在 7 月初讨论组建针灸学院时，提出要增设骨伤科专业的问题，并由副院长王雪苔负责起草向教育部报告，并提出了临床医院由原来的 300 张，增加至 600 张床位，建成以针灸、骨伤为主的综合医院，作为学生临床实习基地。

1983 年 8 月，崔月犁部长给陈希同市长写信，大意是在北京市内建立针灸学院，教育部、国家计委已同意，对选址问题，请予帮助和支持。同时卫生部向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提请将北京针灸学院纳入市区建设总体规划中。并提到了崔月犁部长于 1981 年曾就我国发展针灸教育，提高针灸学术问题向胡耀邦和万里同志写过报告，胡耀邦同志圈阅，万里同志亲笔批示请崔月犁同志把这一工作抓好，此后在教育部蒋南翔部长支持下，以两部名义向全国印发了《关于加强针灸教育培训人才的意见》通知。

1983 年 11 月，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办公室电话通知中医研究院，对组建针灸学院已批示同意。并得知万里同志和白介夫同志也已经联系。不久，中医研究院即草拟北京针灸学院及附属医院基建计划任务书，书中提出了“中医研究院所属针灸研究所及骨伤研究所至今无临床基地，即使不办针灸学院，也必须解决两个研究所的临床医院。工作人员来源，从中医研究院现有人员中选调配备；

另从卫生部在京所属单位调入一部分；再从每年大学生及研究生中分配一部分。”

1983年12月，卫生部在给教育部关于建立北京针灸学院的补充报告中提到，卫生部于4月26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组建北京针灸学院的请示报告》，后根据武汉会议精神，在原计划基础上增加了骨伤科系。12月初白介夫同志根据万里同志意见，约见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鲁之俊同志，明确表示该院纳入首都医疗机构布局。同月，卫生部又给国家计委报告，“关于申请批示北京针灸学院及附属医院基建计划任务书的报告”中提出了需要征地130亩。

1984年初，院常委会讨论了选址之事，一是争取得到批准，二是调查研究提设计。并设想争取于1985年开始招生。2月，教育部向卫生部表示同意筹建北京针灸学院，设置针灸、骨伤两个专业，在校生700人，其中本科生450人（针灸250人、骨伤科200人），研究生90人，国内进修生60人，国外进修生100人。

1984年2月中旬，中医研究院即着手筹建，决定由常委王雪苔副院长负责，并调王佩同志协助工作；卫生部也转发了教育部“同意筹建北京针灸学院”的文件。并命中医研究院组成筹建班子，着手进行筹建工作。于是常委会决定成立“针灸学院筹备组”，由王佩、王琪、夏玉卿、李宜谋等七位同志组成。卫生部给中医研究院关于北京针灸学院基建计划任务书的批复中，学院的建筑面积为3万平方米，附属医院500张病床，门诊1500人次，以针灸、骨伤科为主的综合性医院，加上附属卫校，总面积共8.4万平方米。

计划任务书批下后，筹备组便集中精力搞设计，调查了京内外较大医院的建设情况。选址是一个难题，近郊不行，但选得太远将问题更多，当时北京市建议在黄村（大兴县），如同意，可以很快批下来，但我们提出了多种理由，表示不同意在黄村，而北京市规划局有的领导认为三环路以内拆迁，经济负担不起。几经周折了解到

酒仙桥附近丽都饭店对面的西八间房地区有一片土地，经过实地了解调查，大家认为该地比较理想，向万里副总理递交了选址的请示报告。1984年12月份，北京市政府同意北京针灸学院及附属医院征用朝阳区将台公社西八间房土地共163.8亩。

1984年9月，常委会在讨论学院筹建工作班子时，有的同志当即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担心将来针灸学院建成后会象北京中医学院和中日友好医院那样“跑掉”，因此一定要使学院和中医研究院形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人事权由中医研究院掌握的重要决定。1985年2月党委书记胡熙明同志又谈到了不少同志担心，即办起针灸学院把中医研究院肢解了，并提请大家注意。另外，既然针灸学院包括针灸、骨伤两个专业，那么，针灸学院应改称为针灸骨伤学院。胡熙明同志还提出了：“中医研究院不能肢解，和学院是一个领导班子，两块牌子，也许将来是三块牌子，即加上研究生院。要更好地考虑今后的发展，不然对不起过去的老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学院的目标是培训高层次人才。

1985年2月，征地结束，总体设计使用土地面积为8.5万平方米，到此时，可以说针灸骨伤学院筹建的大局已定，以后主要是逐步进行建设。1985年5月，我从中医研究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以后就不再参与有关学院的建设事情了。

在此，下面我谈几点体会：

1、建立北京针灸学院及建立针灸、骨伤的临床医院，是历届院领导的一贯设想和希望。

2、学院及附属医院的建成，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对中医事业的重视与支持，是与卫生部、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各级领导的共同支持分不开的。当时卫生部崔月犁部长对学院的建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鲁之俊名誉院长与有关领导联系，竭尽全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